

殷栗齋集

卷十一

卷十二

開平張登煌著

殷栗齋集抄本

卷十一

孝經九言不敢論

書無逸五言不敢大誥三言不敢其兩言害敢一言曷敢一言弗
敢亦與不敢同意直謂大誥七言不敢可也不敢者敬畏之訓辭
自古帝王聖賢傳授舍敬畏再無他法此其意孝經得之孝經言
不敢者凡九第一章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第二章愛親
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第四章非先王之法服不敢
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第八章昔者明
王以孝治天下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公侯伯子男乎治國者不
敢侮鰥寡而况士民乎治家者不敢侮臣妾而况妻子乎是則人
之所以成為孝不敢之心成之也又可知人之所以陷于不孝敢

心臨之也。管子勢篇曰：賢者行于不敢而立于不能，注：不能，莫與爭功，不敢，莫與爭勇，不能，莫與爭功，其即滿招損謙受益之義乎？不敢，莫與爭勇，其即急勝凶敵勝吉之謂乎？曾子一生得力，見之論語者，為省身，見之大學者，為慎独，見之孝經者，為九言，不敢，省身，慎独，皆含不敢之意。孝經独傳曾子，曾子蓋孔門之以孝稱者也。百里負米之子路，何嘗非孝？唯子路敢心，多子路之敢心，便于任道。任道以有勇為貴也。曾子之不敢心，合于事親，事親以守身為本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諷誦之，極不敢之能事矣。其所以受傳孝經，良非偶然。曲禮曰：為人子之礼，在醜夷不爭。又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不者，不敢也。又曰：見

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見父執、已如是、對父母可知、禮所言通于孝經矣、唯是孝經九言、不敢當、注意第一章之不敢毀傷、毀傷之事多矣、尤以忍死偷生者當之、不敢毀傷之事亦多矣、尤以忘軀殉國者當之、忍恥偷生、為虧體辱親、忘軀殉國、為揚名顯親、似毀而實不敢毀、似傷而實不敢傷、孝親之道、其庶幾矣、不辨此一不敢、其八不敢、亦在影響之中、又須知辨此八不敢、其一不敢、已得完全之理、孔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孟子曰、好勇鬥狠、以危父母、以不孝成于敢、仍然是敢之小者、張良招四皓以定太子、其子辟彊、敢于党呂氏以危漢室、劉向極諫、外家封事、其子歆、敢于為莽國師、王莽敢篡漢、玷

辱乃祖王御史朱溫敢篡唐、慙愧其父朱五經、以不孝成于敢、乃其敢之大者。王安石曰：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不敢之心，被王安石收尽矣。吾尤痛恨于其祖宗不足法之一言。試問祖宗犹不法，更法何人？安石自陷于不孝，乃并陷神宗以不孝之罪。人謂安石不識忌憚字，吾謂安石亦不識孝經字。無逸之所以為無逸，全在五不敢，大誥之所以為大誥，全在七不敢，孝經之所以為孝經，全在九不敢。夔夔齊栗，舜之不敢也；孔子以大孝稱之矣，翼翼小心，父王之不敢也。禮記以文王世子教孝矣，雖然，無敢心亦不可也。有敢心，或無惡不作，無敢心，則一事不成。即以孝道論之，使當日無楊杏搯持虎頭之敢心，則其父死于虎，無朱暉彭

備拔刀而前之、敢心、其父母亦皆不免于盜賊、曾子避寇于武城、
不過非其位耳、苟與子思易地、則守城之敢心、吾決其由戰戰兢
兢而為敢死、勿去、總而言之、敢心利用于臨時、不敢心利用於平
日、

孝經言孝不言慈論

文王之為父止於慈而有武王周公之達孝達孝非達以父之慈也、使以父之慈而後達孝、武周反為不孝矣、瞽瞍之為父至不慈而有舜之大孝、大孝是大於不見父之不慈也、使見父之不慈而勉為大孝、忍舜並小孝亦不能當矣、孝經一書祇有言孝並無言慈、諫諍篇之言慈慈于親耳、非慈于子、如孟子之言孝子慈孫者慈即孝、慈孫即孝孫、勿混之也、孝經之無言慈意謂為子者一意尽孝、不能因父之不慈有所減、亦並非因父之慈而後有所加、孝經為教孝之書、教法之至精視此矣、孝經亦言弟不言友、弟從孝而生、故言孝亦言弟也、弟非因友而後生、故言弟不言友也、書康

誥言用刑者、曰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弗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弗友于弟、逮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是言孝亦言慈、言弟亦言友、庸誥匪專為教孝之書、故與孝經之例不同也、周官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有不孝不弟之刑、無不慈不友之刑、例同孝經、

孝經以法服列法言德行之先說

易云言行君子之樞機、又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下也、言行之重如此、而孝經以服先之、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因以亦先言服、堯之服而後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毋乃輕重倒置、曰服居言行之先者、以先後言、非以輕重言、何謂先後人之相見、先見服、次及言行、若以爲先則重之、後則輕之、然則言先於行、亦言重而行輕乎、孝經下文祇申說言行不申說服、固以服義易明、無待申說、而服之不能與言行並重、亦於此示意矣、雖然、服不能與言行並重、而輕視之、仍不可也、詩之於言也、曰出言有章、而必先曰狐裘黃黃、中庸之於

行也。曰：「昨禮不動，而必先曰齊明威服。」服，非法服，則言非法言，行非德行，可知矣。服有闕於言行，言行亦必稱其服。有言妖行妖，而後服妖，應之何晏。昨祖尚清譚，不至衣婦人之衣。趙武靈王，倘顧念中國，不至服胡人之服。服胡人之服，必言胡人之言。言胡人之言，必行胡人之行。今日如何晏者，尚少。如趙武靈王者，幾遍天下也。孝經之言，不敢服者，今且不敢不服矣。孝經之言，不敢道者，今且不敢不道矣。孝經之言，不敢行者，今且不敢不行矣。孝經引詩者十，吾且再為引一詩曰：如蠶如蠶，我是用憂。

孝經以非孝為大亂之道論

孝經五刑章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經方言不孝之罪而合三者參之明此皆自不孝而來不孝則無可移之忠由無親而無上于是乎敢要君不孝則不道先王之法言而無法于是乎敢非聖不孝則不親而無親于是乎敢非孝曰此大亂之道明其當為莫大之罪也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周衰亂臣賊子春秋書之者不絕皆不孝不弟之人也有子于是乎敢亂焉可知夫子時亦有言非孝而未敢公然登之于學說有之自商鞅天運篇始天運篇言六賊孝弟

居一焉曰國有此必貧至削焉虜自有人類以來未有不以孝弟
為美德者而商鞅以為六蟲之一至于貧削其國非梟獍之性而
肯為此言哉親親尊尊之恩絕矣車裂不足蔽其事也莊子云夫
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其言亦近於非孝犹不至如商鞅之
甚也所以春秋愛為戰國戰國遽入強秦秦亦不過十五年而亡
賈誼曰商君遺礼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
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外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
取其帚立而辭語如此不孝安得不亡乎至漢文帝時置五經博
士凡通五經皆兼孝經也且衛士皆習焉著之為令故漢帝謚法
必加孝字見得非孝無以治天下所以漢朝四百年餘之天下幾

比隆三代、雖有王莽之篡、而光武中興、曹操之奸、而先主鼎足、皆孝之為效也、堯以親九族、然後於喪時雍、舜克諧以孝、然後無為而治、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凡此皆言孝為大治、言外即見非孝為大亂、後漢書列傳云、少府孔融、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母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此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而曹操得以誣殺融者也、曹操何人、尚不敢言非孝、且殺倡言非孝之人、可見天理之所不容、雖奸雄亦惡之矣、夫大亂之道、皆由學者倡之、斥三年喪為古人拙笨之學、說討父、檄仇孝論、一時風靡天下、使路粹之誣孔融、施之今日、孔融必不殺、且以美談當之、噫、流蕩一至此乎、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論

龔定庵春秋決事比論楚令尹之子弃疾及唐李懷光之子璿曰
古來求忠臣直士不求之賣骨月之門夫賣骨月于處變時死不
可況處常時而不能盡骨月之愛就有忠直之可望乎哉求忠臣
必於孝子之門孝經緯之言亦不可以緯而全棄之也先王知人
安民之法具於斯矣前漢開孝弟力田之科魏晉取人以九品中
正亦犹行三代之遺意也何以三代所得者皆忠臣漢魏所得者
多不忠之臣此其故大學言之矣曰所令反所好也漢高為天子
忘卻太公曹操少時為詐以欺其父己不孝而能求人以孝人不
孝而能求人以忠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是故忠臣不必補而孝